

# 走過中國大地

MY BELOVED HOMELAND

BY LIANG DAN-FONG

圖・文 / 梁丹丰





走过中国大地

梁开丰

78·05·0978

# 走過中國大地

著者 梁丹  
發行人 成丰  
必

出版者 聯經出版社  
事業公司

印 刷 者 正大印書館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 
電話：六四二二六二九·三六二〇一三七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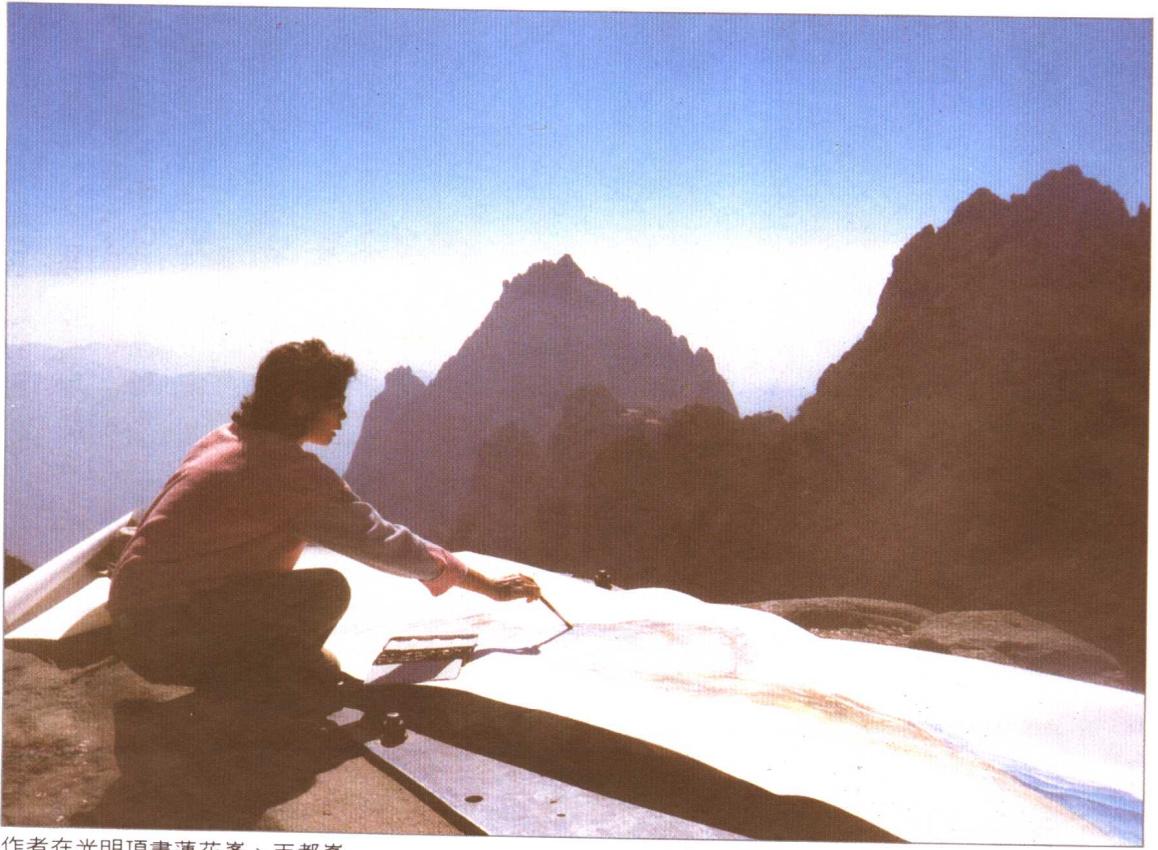
郵撥：○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初版  
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第五次印行

定價：新臺幣六五〇元



作者在光明頂畫蓮花峯、天都峯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走過中國大地    | 1  |
| 淚眼中的古都    |    |
| 不是北平是北京！  |    |
| 海慧寺不見了    |    |
| 在周口店省思    |    |
| 禁止參觀的重點保護 |    |
| 穿過時光隧道    |    |
| 蒼白、冷漠的童年  |    |
| 是誰不懂中國話？  |    |
| 報銷！報銷！    |    |
| 寫生在長城內外   |    |
| 我住在那裡？    |    |
| 42        | 38 |
|           | 36 |
|           | 35 |
|           | 33 |
|           | 32 |
|           | 31 |
|           | 29 |
|           | 28 |

第一個震撼……

雲岡會枯死嗎？……

計程車中的黃魚……

向烽火台致敬……

空空空空懸空寺——

「大自然的主人」？……

應縣木塔的激盪……

五台山的哭泣！……

禮佛償宿願……

## 幕天席地大戈壁

呼市，你竟是歸綏——

遍地寶石的瑪瑙湖

「恐龍之鄉」與李榮

鄂爾多斯高原——我卅六億歲的大地母親……

生命化石的故事——失足？酣眠？……

在蘭州租車……

紅色的翻漿路……

寧夏回民的向心力……

漢族·滿蒙回藏族——

多功能的磕長頭……

母親為他建的塔……

## 長河古城歷萬劫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走過黃河源！                | 94  |
| 住入青海人民醫院              | 118 |
| 養疴入西安                 | 123 |
| 每一寸都是博物館              | 125 |
| 陝西——中華民族的搖籃           | 126 |
| 兵馬俑的出土——民族魂的醒覺        | 128 |
| 歷史的脈絡                 | 130 |
| 咸陽在泥濘中                | 133 |
| 兩面歸心的故事               | 135 |
| 現代中國人看洛陽              | 138 |
| 洛陽兒女對門居               | 140 |
| 佛寺的老祖宗                | 142 |
| 龍門石窟的滄桑               | 144 |
| 關聖人之墓                 | 147 |
| 今今昔昔少林寺               | 150 |
| <b>奇石如仙，奇峯如神，天成黃山</b> |     |
| 嵩陽書院與登封               | 156 |
| 擅拜太室闕                 | 158 |
| 踏月古陽城                 | 159 |

觀星台上度中秋.....

鄭州與汴京.....

我在南京出生.....

靈谷寺畫室至今何在.....

歙縣這字怎麼隱？.....

怎樣看黃山？.....

險巇的維護.....

「這就是黃山」.....

渾厚淳樸的甘棠.....

九華山中的一幕.....

## 春風過玉門，總是鄉關情

中國式的時間觀念.....

白髮映田疇.....

打架！打架！.....

不變的歲月.....

入西域，到疏勒.....

中巴合作的私梟.....

在帕米爾高原上.....

石頭城堡與血谷.....

是玉？非玉？.....

在吐魯番.....

傷心敦煌知爲誰？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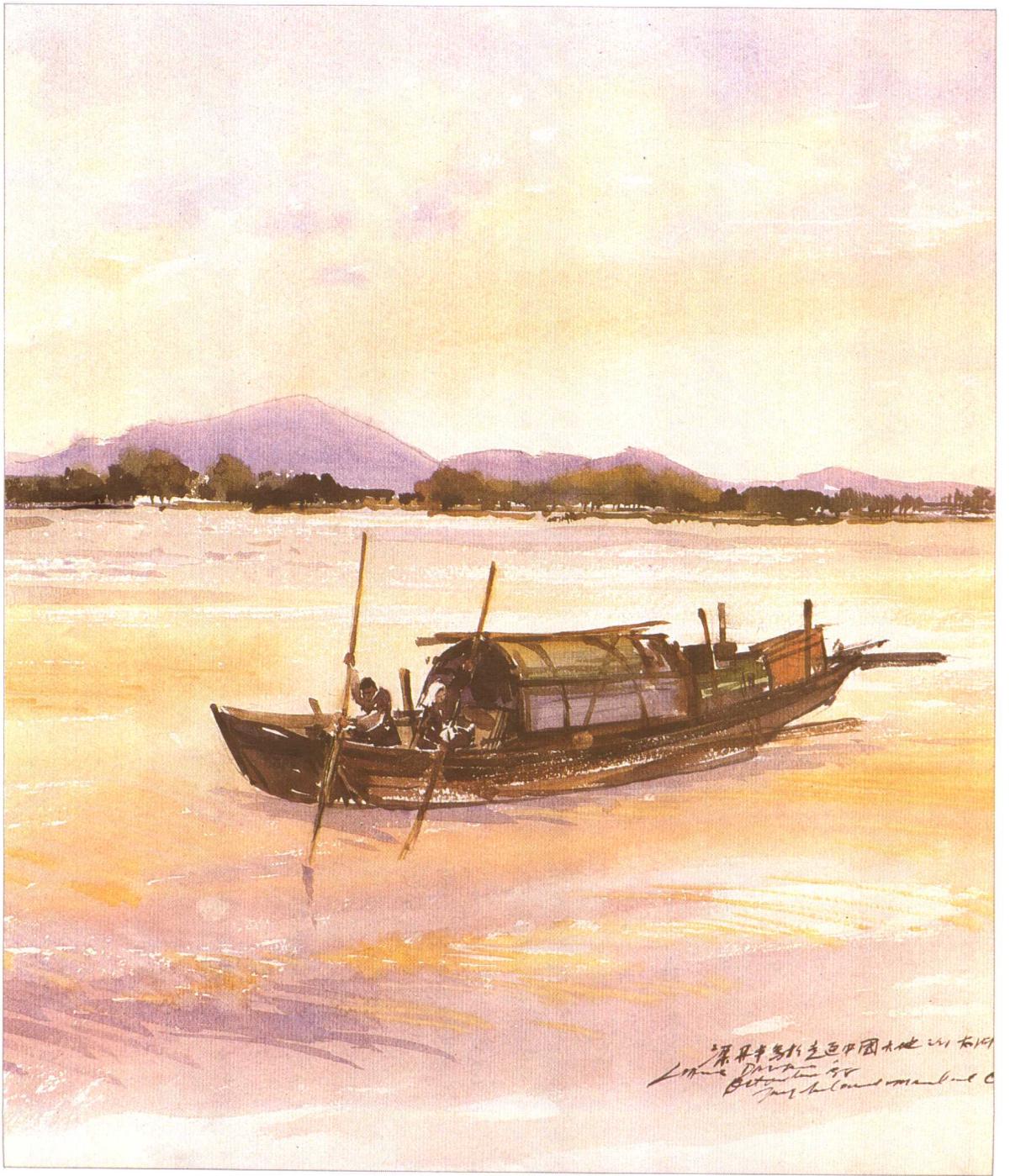
## 心中永恆的地平線

我在陽關唱一曲—

玉門關裡和塞外—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家住裡西湖    | 220 |
| 我是龍江女    | 222 |
| 馬王堆！馬王堆！ | 226 |
| 不是探親也淚零  | 227 |
| 長長的思念！   | 228 |
| 車中的對話    | 236 |
| 五十年前老貴陽  | 240 |
| 昆明！昆明！   | 243 |
| 拉薩的誘惑    | 246 |
| 我罵四川話？   | 250 |
| 主導我成長的重慶 | 253 |
| 在孔府作客    | 256 |
| 山海關之行    | 258 |
| 進入遼寧省    | 261 |
| 冷啊！冷！    | 262 |
| 走過松花江    | 265 |
| 最後目標的掙扎  | 267 |
| 血脈相連的珠顆  | 269 |

# 走過中國大地



深井半多行遍中國大地 2011年  
Lorraine Dutton  
遍地中國大陸  
2011年

## 夢中大地

「走過中國大地？」

我的深心忽然被刺傷了……

「是的，是的……」我哭泣著，漫應著：

「其實，我何止很早就走過？！」

三歲四歲，我就被戰火催迫離開出生地南京，又坐火車又乘船的，溯長江到武漢，經安南緬甸到昆明……那時我只讀幼稚園，根本不懂什麼是輾轉流離之苦，而神氣巴拉的站在粵秀中學的操場上，扳著已夠數數的手指，對當地土土的大哥哥大姊姊，誇道自己已坐過汽車、火車、江舟和輪船……，以及我走過多少行省，經過兩個屬國，看他們像聽天方夜譚的故事，我也興奮地比手劃腳地述說長江有多長、輪船有多大；安南女子的帽子好寬喔！而緬甸的媽媽呢？她們總愛穿漂亮的花花衣！

這樣的故事他們百聽不厭，一再重複之餘，也被強化、凝固成無法褪色的記憶，這都有助我其後的學習與成長，讓我從用心觀察、努力記憶中，得到變化經驗的樂趣。

七、八歲時飛往香港，竟遭遇投入太平洋戰爭的命運，驚悸地趴在黑暗的地方，傾聽著淒厲的槍炮聲劃破長空，燃燒彈的火光照亮了隔鄰業已變成「大煙函」的五層樓；煙硝散去後，我手足發軟地扶著半坍的樓梯向下望，一堆堆凌亂的磚瓦和灰泥下，最疼愛

我的張婆婆和李弟弟，都不知那裡去了！

然後，我們被迫在血鞭揮晃、血光閃爍下，走過死亡、走過飢餓、餐風宿露、淒苦流離，最緊張的，是抵達自由、奴役、生死攸關，那「三不管」地帶時，偏巧經過我嚮往已久的原籍家鄉——廣東順德，我躲在父親臂彎下，發抖著望向那些高踞橋上，手持長槍，指向我們難民船的「綠林好漢」：

「你們——可會是我家故鄉的阿伯嗎？！」

八歲九歲，我躺在柳江浮橋邊的畫舫裡睡著了，半夜一片雨聲漸瀝入夢；翌晨醒來，原本夠寬的柳川加倍的寬，我的畫舫早已漂流到三十里外啦！

桂林郊區是我獨自探險的樂園，爬上環繞四週那雨後春筍般的山，只帶一枝「打蛇棒」試探命運，居然被當地名產的毒蛇一次次留下小命；在漓江學泳，看見清澈的水底我就跳了下去！被拖救起來後，才知道水深居然兩丈！

在湘江濱的小鎮讀小學，是我終生難忘的好日子。每天面對兩岸的桃紅李白、背誦陶淵明的「桃花源記」、聽漁歌唱晚、看暮靄掩映……而專門捉魚的鸕鷀呢？真可憐它們脖子上又粗又緊的銅箍，只好把到口的大魚，乖乖交還給主人漁夫啦！

離開湖南是在匆促中，我小小的雙腳穿著草鞋，必須日行三十華里繞道廣西，去追趕被戰火追擊、那

最後一班逃亡列車！這樣夜以繼日的跋涉彷彿永無休止，卻也讓我學到必須不顧艱危，勇往直前的意志力，

無論多煎熬、痛苦，都絕不可放棄……

我爬過南嶺、到過峨眉、廣東鼎湖山、巴蜀青城



北京車站的鄉親



大同的居民

山，最難忘行舟三峽時，那些皮膚晒成深棕色、頭裹白色布纏成「白扒子」的縫夫們，在險灘旁夷險一致的群策群力……而堅苦卓絕的轎夫、滑竿夫呢，真忘不了他們像山歌，實際是關照、指路的和應之聲……這些令人肅然起敬、樂天安命的畫面不斷出現、烙入我年輕的心版，就成為體認生命尊嚴、激勵奮鬥的力量！

這些「收益」使我樂於行路，更期望我能走得更多也更遠。我常常屈指數著當時的三十六行省，想何時能盡涉——遼闊壯麗的北疆，有朝一日能去到嗎？……儘管當時交通不便、行旅維艱，這些卻成為我顛沛流離、困於兵燹的成長中，唯一編織得色彩繽紛的大夢：夢裡河山，一片寧靜安詳！

抗戰勝利舉世歡騰，我也隨父母從重慶嘉陵江上以河灘臨時造成的「飛機場」，飛到十里洋場的上海，住在媲美西子的杭州。

我每天快樂地騎著腳踏車，由裡西湖踩到城內安定中學去上課，也踩入小孤山去和藝專的大哥哥大姐姐們「捉迷藏」，暑假時接他們上我的「大艇」，一起載入蘇堤幽邈的柳蔭下納涼，常常笑他們把我的船划得團團轉，而後才神氣地接過單槳，把他們「救」出來！

這樣的日子在我是生命中少有的「天下太平」盛世，三年後，忽然，父親說要帶我們去遙遠的台灣。莫名其妙地登上那艘其後沈沒的太平輪渡海……就這樣，那片夢中大地就離我愈來愈遠了！

只是，再遙遠也是永不褪色的夢。當我有能力追

尋時，我曾以近二十年時間，獨自繞過六十個國家，畫遍彷彿我大夢中的世界；例如，地形像河南地裂的大峽谷；與蒙古高原相似的中東大漠；炎熱一如吐魯番的撒哈拉；與新疆維吾爾族相近的庫克族；與東北相若的格陵蘭；與西伯利亞一樣荒寒的北極區——我們地圖上寫作冷岸群島的斯伐巴島！

站在黑海、地中海邊的古絲道盡頭，我恍惚走向中原絲路的起點；畫著科羅拉多黃色的激流，我假想回到咆哮的黃河，漩渦狂捲的三峽、長江……

這樣免不了一面哭一面畫，也任現實與夢想殘酷相煎！控制不住情緒時，我常常激動地自責：

「不！不！你已不是三歲的小孩子了！到了現在，還縱情作夢？這裡根本不是你的夢中大地，它們只是

他人的故鄉！……」

這些都是我選擇孤獨之旅的內心祕密！不必被人發覺，不會引起猜疑：

「誰叫我生為現代中國人？我們從古到今，就註定在無奈中掙扎、在坎坷中搏鬥！……」

有位透視我內心的外國老教授卻不以為然：

「……然而，就因為這樣苦難，才成就中國人深沈的智慧！才成就了你們一脈相傳、歷久彌新的文化特質！也才醞釀成你們千古不朽，舉世同欽的藝術啊！……」

「所以，」我啜泣著囑咐自己：「既然如此，不如就坦然承受那折磨人的『傳統』，繼續以血淚繪畫、寫作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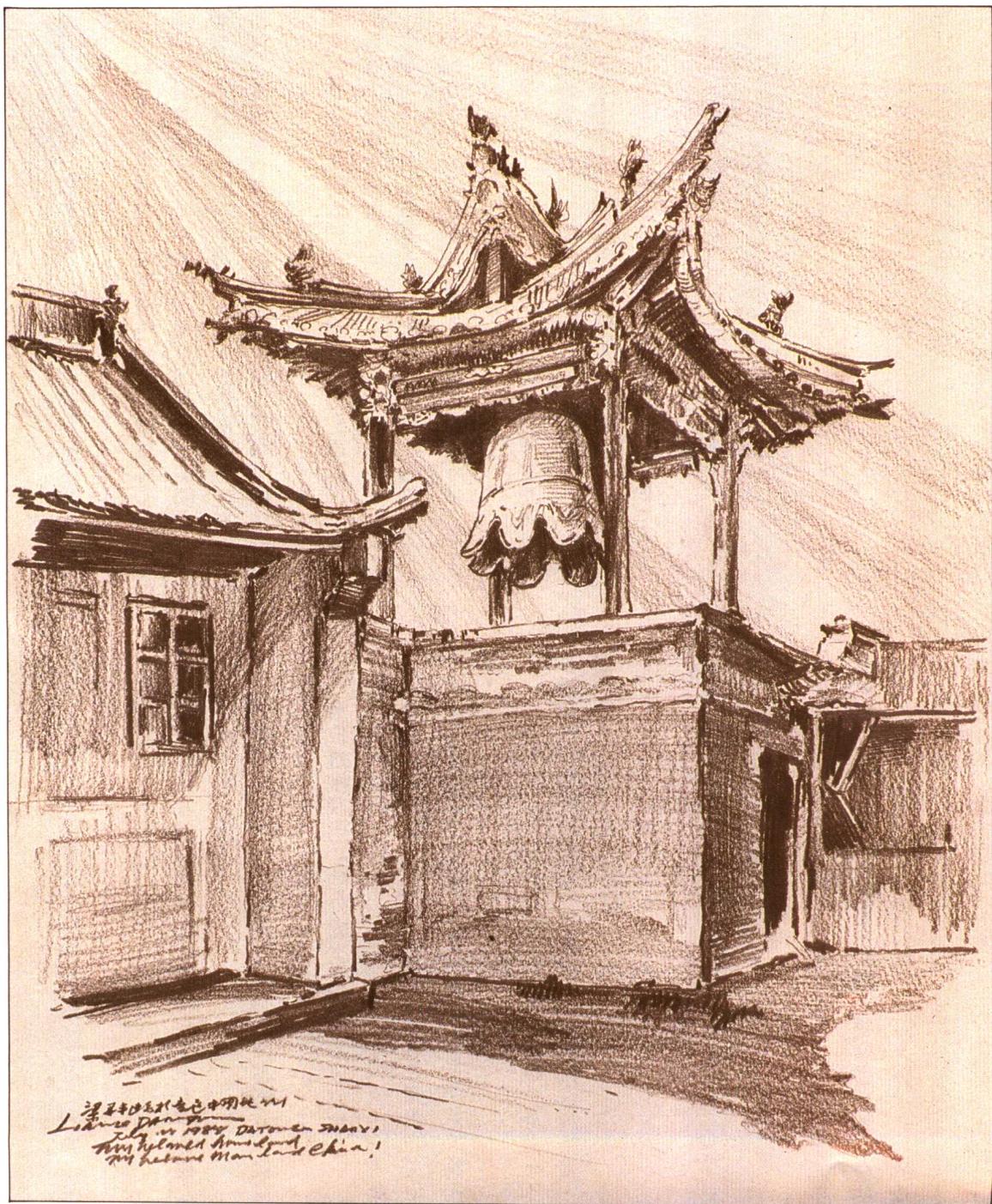
## 重新走遍

也因為此，聽說要我「重新走遍中國大地」，我愣住了！

「你曾用去那麼多時間、精力去畫世界，更應該好好畫畫我們自己的錦繡大地啊！」

我被這說法震懾了，我怎麼從來站在這樣的角

去想？軟弱地把自己關在「放眼天下」的畫室裡痛苦思索，經歷一連三天的徹夜失眠，我撕去遮蓋心靈的重重迷霧，裂開混淆視野的層層障礙，露出赤忱的胸膛，清楚地看見自己對這片錦繡大地的熱愛從未死去！對苦難中國人的期待從未稍戢！兒時走遍的半片國土，



雲岡鐘樓

在我記憶中始終一寸山河一寸血！而我從苦難中得到的磨勵和成長，早已絲絲縷縷，織成我永遠期待的大夢，此時竟是一個堅韌得無所不在的大網，一直在不斷收縮、不斷緊裹！

痛苦地在畫室裡躊躇，歷年積疊的畫袋，正一個個委屈地堆排成行，走近前去打開檢視擠在牆角……走近前去打開檢視，竟發現出現一張張我以嘔心瀝血留駐的畫面……它們不再是世界各地的瑰麗景觀，而是無盡鄉愁的替身；不再是各民族文化的特色描寫，而是對故土同胞的渴想與懸念，我看見畫稿中的約旦老媽媽，竟像記憶中的老鄰居，土耳其的村屋在山間延綿，竟像兒時故居的規模……

到了這時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原來，以往十多年縱橫六十國的艱苦屐痕，都因為我推不開這椎心泣血的大夢，畫出千千萬萬的筆觸和顏色，堆砌的也只是這

解不開的心結而已。而我經常在不同活動中，訴說對全人類和整個世界的大愛與關懷，實際也在掩飾我對這片回不去的故土、見不到的人群，以及那份感情無法宣洩的尷尬與難堪。

找出頭緒後內心狼狽，我冷冷逼問自己：

「如果——預知你有機會回到你夢中的大地，你有勇氣那樣一遍遍跋涉別人的山川嗎？！」

「如果——你可以面對自己的鄉親故舊，你會一幅幅辛苦地描繪異國的風情嗎？」

狂飲一口烈酒，我才有勇氣承認：「啊！不！不！……」

歎咎地回望屋內，架上那一列列畫袋，我卻看見

裡面滿載的千萬畫幅，都以寬宏、體諒的微笑還報……

我彷彿聽見它們沉著、慈藹的鼓勵：

「沒關係，沒關係！其實，我們老早就知道……」

## 最大宏願

理出脈絡心中平靜，也嚴肅地明白了以往二十次行旅天陲的機緣，正是磨礪我再度走過中國大地的天意。六十國變化多樣的畫面，是為錘鍊我描寫故土大地的技巧；四十年習以為常的隨身速寫，則要訓練我回去敏於觀察、肯定掌握；而因此多面發展、不絕如縷的廣泛興趣，無非要我儲備能力，去認知這片夢中大地多元的富麗和豐腴罷了！

「去吧！去吧！不要辜負天意的安排，不管是苦是樂，你都應能勇於承擔……」

拿出你的良知良能去看清今天，想想過去！比較國內、比較世界，只要實話實說，就已盡到現今一個獨立的智識分子最嚴肅的責任，如果再用畫筆把現今神州的真貌帶回來，也可以安慰隔岸鄉思於萬一……」

有什麼能取代自己生斯長斯的大地呢？有什麼力



青海湖道中

懷著這樣世界上最複雜的「中國人情結」，去踏上這段「不是旅遊」的長程，我感到前之未有的沈重：我既不是滿懷好奇的異國遊客，也不是意欲尋根的金山伯或ABC；我既缺乏許多白髮遊子久違的親情，更無福擁有自幼生活安定、長大養尊處優的今日中青代那種隔閡的觀光夢！

即使是最具身心韌度的大旅行家，要突然回到四十年不通音問的故地，也必須承受相當沈重的感情負擔；更何況，面對如今的地圖版面，就連最熟悉的地

## 不是旅遊

我發誓用我的血淚去和墨、揮灑，用我的汗水去調色、烘染，淚眼相看下，但願我能把對她不移的忠誠寫下，把她不改的雍容大度之美緊緊捕捉，而如果我這樣以生命投注，能對這片命途多舛的大地有所還報，讓苦難中國人的千萬積鬱得以稍洩。那將是我此生最大的宏願。

我決定不避艱難，努力親近她，要睜大眼睛看清她，以摯愛去撫摸她一臉風霜，更準備熱烈伸出無羈的雙臂，去環抱她一身龍鍾。

量能割捨曾經自己祖先心血灌溉成文化、歷史的故土呢？沒有誰能拒絕與自己血脈相連的召喚，更沒有人能漠視——睽隔四十年的渴想和哀傷。

於是，再度「走過中國大地」，就成為一項椎心泣血的決定！